



曾棗莊 主編

宋代序跋全編

(七)

齊魯書社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

宋代序跋全編

(七)

曾棗莊 主編

齊魯書社

卷一五〇

題跋 五四

題《揮塵錄》後

王明清

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，居多暇日，有親朋來過，相與晤言，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錄之。隨手盈秩，不忍棄去，遂名之曰《揮塵錄》，非所以爲書也。

長至日明清識。四部叢刊續編本《揮塵前錄》卷四。

《揮塵錄》跋

王明清

丘明、子長、班、范、陳壽之書，不經它手，故議論歸一。自唐太宗修《晉書》，置局設官，雖房玄齡、褚遂良受詔，而許敬宗、李義府之徒廁迹其間，文字交錯，約史自此失矣。劉煦之《唐書》、薛居正之《五代史》，號爲二氏，而職長監修，未始措辭。嘉祐重命大儒，再新《唐史》，歐陽文忠、宋景文各析紀傳，故《直筆》《糾繆》之書出。國朝三朝史爲大典之冠，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，名臣大節無所叙錄居多，或有一事見之數傳，褒貶異同。自建隆抵于元符，信史婁更，先人於是七朝國史述焉，直欲追倣遷、固，鋪張揚厲，爲無窮之觀。雖前日宗工筆削，不敢更易，但益以遺落，損其重複，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，增以宗室宰執世系，與夫陟黜歲月三表，如《唐書》之制。紹興戊午，中執法常公聞其事，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，尚方給札。奏御及半，而一秦專柄，不盡以所著達于乙覽，獨存副本私室。

先人棄世，野史之禁興，告訐之風熾，薦紳重足而立。明清兄弟居蓬衣白，亡所掩匿，手澤不復敢留，悉化爲煙霧。又十五年，巨援沒而公道開，再命會稽官以物辦訪遺書于家，但記憶殘缺，以補冊府之闕而已，故舊文居多。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，命意本于六一，其後先人承之，故先人遷官制云：“汝好古博雅，自其先世；屬詞比事，度越輩流。”痛哉！斯文雖不傳于後代，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。

明清弱齡過庭，前言往行，探尋舊事，晷夕剽聆，多歷年所。憂苦摧挫，萬事瓦解，不自意全，莫能髡鈐，以續先志。乾道之初，竊叢祠之祿，偏奉山陰，親朋相過，抵掌劇談，偶及昔聞，間有可記，隨即考而筆之，曰《揮塵錄》。故人程迥可久，知名士也，覽而大喜，手錄而識于後，繇是流傳。又嘗取司馬文正公《百官公卿表》與夫陳蘇叔及《紹興拜罷錄》，參考弼臣進退次第年月，列爲四圖表，置之坐隅，以便觀覽，今鏤板于閩、蜀、江、浙矣。

丁酉春，覓官行都，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，命與其子仲信遊。春容間偶出二編，公一見稱道再三，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。如黃寔，章子厚之甥，不麗其舅，而卒老于外；方軫，蔡元長之姻婭，引登言路，而首論其非，遂罹遠竄；潘兗，朱勔里人，不登其門而擯斥；李森爲中司，不肯觀望王黼，窮鄧之綱之獄而被逐；燕雲之役蓋成於王寀之枉，繇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；世皆亡其事跡。明清不量其愚，爲冥搜倫類，凡二十餘

條，撫據依本末告之。公益喜，大加敬歎，又云：“僕兼攝天官，睹銓榜有臨安龍山監稅見次，君可俯就，但食其祿，而相與討論，徐請君于朝，以助我。”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正，且非其人而歸。未幾公父子俱去國，明清餞別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，相持悵然。後數年仲信沒于蜀，公後雖復召領史局，而明清適官遠外，參辰一見，方欲造公，而公已下世。

比焉試邑窮塞，公事無多，翻篋復見舊藁，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。嗟夫！師友之淪沒，言猶在耳，孰令聽之邪！投老殘年，感歎之餘，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。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作。

淳熙乙巳中元日，朝請大夫、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。四部叢刊續編本《揮塵錄》卷四。

題《揮塵後錄》後

王明清

明清頃焉不自度量，嘗以聞見漫緝小帙，曰《揮塵錄》，輒以鏤板，正疑審是於師友之前久矣。竊伏自念平昔以來，父祖談訓，親交話言，中心藏之，尚餘不少。始者乏思慮，筆之簡編，傳信之際，或招怨尤。今復惟之，侵尋晚景，倘棄而不錄，恐一旦溘先朝露，則俱墮渺茫，誠爲可惜。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、惡有可戒，出於無心可也，豈在於因噎而廢食？朝謁之暇，濡毫紀之，總一百七十條，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，釐爲六卷，名之曰《揮塵後錄》，尚容思索，嗣列於左。

紹熙甲寅上元日，汝陰王明清書于武林官舍半山樓。四部叢刊續編本《揮塵後錄》卷一一。

題《揮塵三錄》後

王明清

明清前年厠迹蹕路，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，俯仰顧盼，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，襟懷灑然。記憶舊聞，纂《揮塵後錄》，既幸成編。去歲請外從欲，贅丞海角，涉筆之暇，無所用心，省之胸次，隨手濡毫，又獲數十事，不覺盈帙，漫名曰《揮塵第三錄》。凡所聞見，若來歷尚晦，本末未詳，姑且置之，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，然後敢書。斯亦習氣未能掃除，猶雞肋之餘味耳。

慶元初元仲春丁巳，明清重書于吳陵官舍佳客亭。四部叢刊續編本《揮塵三錄》卷三。

題榮次新所藏《蘭亭叙》帖

王明清

熙寧末，滕章敏帥定武，大父以幕府從。時《蘭亭叙》石刻留郡齋，世人未知貴也，大父撫十餘本。後十年，薛師正分闔，遂爲其子道祖易去，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。南渡以來，僕家僅存一本，深寶惜之，未嘗妄以示人。今觀榮次新所藏，略無毫髮之異，信可賞也。

汝陰王明清識。乾道己丑暮春庚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蘭亭考》卷七。

題楊槃齋所藏《蘭亭》帖

王明清

《蘭亭》皆以定武爲貴，其實有三，各不同。始，慶曆中宋景文爲帥，得唐石本，匣藏庫中。至元豐中，薛居正爲帥，惡摹打聲，乃刻別本置譙樓。未幾，其子紹彭又別刻，易元石歸長安。蓋道祖嗜古工書，臨摹盡善，三本皆出定武，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，薛氏父子所刊者則謂之定武本可也。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，龕置宣和殿。靖康時，岐陽石鼓共載以北。南渡以來，舊物多不存，後人所在摹刻，不知幾本。觀之者有肥瘦劖損取況之說，紛紛不一，皆未足爲證，多取他本較出，自然萬萬不侔。余亦嘗以後凡所見參攷，兼見楊槃齋所藏薛道祖籤題本，與此無纖毫異，故知此本爲定武者無疑。

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，山陰王明清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蘭亭續考》卷一。

題定武本《蘭亭》帖

王明清

定武郡齋舊有《蘭亭》石刻，爲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，世之所傳多矣。宣和初，其弟嗣昌獻于天上，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，自是人間不復得。靖康之亂，凡尚方奇尤卓絕之珍，悉爲群胡輦歸彼國。獨此石虜所不識，棄而不取。建炎初，高宗駐蹕廣陵，宗澤汝霖居守東都，見之，與賊竊之餘數物，遣騎疾馳進行在所。曾未逾月，狄復南寇，大駕幸浙，失於倉猝之際。紹興中，向子固叔堅帥淮南，密旨令搜訪之。叔堅冥索不獲，其後叔堅遭臺評，以謂窮尋窖藏金寶，至于廣掘地土，蓋繇此焉。叔堅之子湏端叔語余，如是物之顯晦有時，未知何辰復當出耶。

紹熙壬子夏，余覓官修門，與順伯劇談偶及，順伯云：“此一段事，世所未聞。當爲我識之所藏舊本之左。”因遂書之，斯碑所用紙竹，豈非維揚模打者歟？叢書集成初編本《寶刻叢編》卷六。

題李西臺淮潁帖

王明清

李西臺遺墨，余頃睹于朱希直先生之室，今獲再見。何處不相逢，豈但人之一生耶！殊深感慨。

嘉泰甲子季春己巳，清林王明清仲言父題。叢書集成初編本《寶真齋法書贊》卷九。

《韋齋記》跋

石 磐

吏部朱公尉允溪時，命其燕居之齋曰“韋”。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，吳郡戶曹曹君令德銘之，宣和六年也。中更兵火，棟宇易置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乾道七年，整猥當邑寄，公之子編修先生熹仲晦父適以事來。整學于先生者。相與訪故韋齋，所得小室，雖非其舊，而風景不殊。遐想高蹤，歎慕不已。先生亦泫然流涕，因出張舍人所作齋榜二大字，整請揭之，併刻記、銘，以成公志。

惟公道學高妙，充之於身，洪纖中節，猶懷辨急之慮，而有佩韋之警。夫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”公之謂歟！明嘉靖《尤溪縣志》卷二。

《雜學辨》跋

何 鎬

先王之世，一道德、同風俗，故天下之大，人無異言，家無異學，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！及周之衰，正道陵遲，禮壞樂崩，夫子憂之，乃緒正六經，以明先王之教。當是時，異端雖不能無，猶未有以名家者也。及夫子沒，世道益衰，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，遂各逞其聰明，競立異說以自名於世，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，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，而莫知適從矣。

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，而其爲害則有淺深，如老莊之虛浮，人固知其無著，申、韓之刑名，人固知其少恩，皆不足以惑人也。惟楊、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，而實爲仁義之害，惑人之尤深者也，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，舍諸子而獨闢楊、墨，以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使天下若醉而醒、夢而覺，然後正道廓如也。

噫，孟子以來千有餘載，儒者溺於詞采，實不見道徒辨楊、墨之非，至身爲楊、墨則不自覺；徒惡楊、墨之害，至躬蹈楊、墨則不自知，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？

夫浮屠出於夷狄，流入中華，其始也言語不通，人固未之惑也。晉宋而下，士大夫好奇嗜怪，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，而人始大惑矣。非浮屠之能惑人也，導之者之罪也。

今有人於此，詭衣冠而談空無，衆必止而詬之，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，則人皆眙愕改觀，未論其事之是非，且以其人而信之矣，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！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。二蘇、張、呂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，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，反引老、莊、浮屠不經之說，而紊亂先王之典，著爲成書，以行於世。後生既未有所聞，必以其人而尊信之，漸染既深，將如錮疾，可不哀乎！

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，大懼吾道之不明也，弗顧流俗之譏議，嘗即其書，破其疵繆，鍼其膏肓，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。學者苟能因其說而求至當之歸，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，非特足以悟疑辨惑，亦由是可以造道焉，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。

乾道丙戌孟冬晦日，臺溪何鎬謹跋。朱子遺書本《雜學辨》。

書《逸士狀》後^{〔一〕}

何 鎬

先君紹興初作此文，携以呈故丞相李公，李公許以達朝廷，未及而薨。

紹興癸酉倅辰陽，忽見邸報，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，謂它人無預焉。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，大激檜怒，送荆南詔獄，令自引虛獄，辭皆出吏手，先君不得預也。奏上，又以情重法輕，特削官貶真陽。未幾檜死，蒙恩東歸，繼復舊物，而病不起矣。嗚呼痛哉！秦檜靖康中爲中丞，于敵人帳前乞立趙氏，其謀議皆出于先生及察院吳給敦仁，敦仁爲草劄子。檜忌人分功，深諱其事，及見《逸士狀》，恐先君知而揚之，故忿憾至死。

辛巳仲冬十日，男鎬謹書。正誼堂全書本《伊洛淵源錄》卷一二。

〔一〕按：此“逸士”指馬伸。

《聖門事業》後序

王 介

古之所謂士君子者，爲己而學，爲人而仕。所謂爲己而學者，盡其心、知其性、存其心、養其性是也；所謂爲人而仕者，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是也。有爲己之學，則必有爲人之仕矣。方其務學也，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，非爲利祿計也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，從之者任之也，是以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

後之士君子則不然，爲人而學，爲己而仕。所謂爲人而學者，摘章繪句以祈人之知、博物洽聞以求世之用是也。所謂爲己而仕者，富貴利達以爲榮、膏粱文繡以爲樂是也。有爲人之學，則必有爲己之仕矣。先達之士唱於上，後進之士應於下，父以是教其子，兄以是詔其弟，師以是傳其徒。少習之，長成之，靡然成風，蕩不知返，本末失序，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，其處己應物之際，顛倒錯亂，雖欲強於爲善，則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。吁，可憐哉！

友人李國紀，上庠賢士也，世爲錢塘人，父祖登科，飽聞詩禮，寓居吳興之新市，力學不倦，操履益堅。雖處困窮，怡然自得，不爲外物之所奪，不爲異端之所誘，其學以存心養性爲本，所造必欲至於通晝夜之道、明屈伸之理而後已。日就月將，撰成十圖，俾後學知所趨向，其志亦大矣。仍集內聖外王之道，三先生《西銘解》《厚德錄》《言行編》數書，版行於世，亦可謂知所用心也。

予與之交遊非一日矣，因道其詳，庶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，不假外求。又知爲學不專在於科舉，他日因時行道，溥博淵泉而時出之，蓋有所自也。

乾道壬辰端午，三山王介識。百川學海本《聖門事業圖》卷末。

《續博物志》跋

黃公泰

方舟先生胸中有老氏藏室，取張華《博物志》倣而續之，蓋遊戲引筆，以占其胸中藏書何如耳。

司馬子長叙孔子所以聖者，而記其辯商羊專車之骨等事，或者謂此特子產之儔，不宜以此累夫子，遷則陋矣。而或者亦未之察也。夫道固絕學，然豈必漫不省識一物，而頽然以獨造耶？《詩》識鳥獸草木之情狀，於道與有力焉。子在川上，所見者水，而所取者道也。具此以觀此書，則幾矣。

門人迪功郎、眉山簿黃公泰謹跋。明萬曆刻本《續博物志》卷首。

《捫蝨新話》跋

張 諫

昔王仲淹講道河汾，受業者蓋千餘人，唐相房玄齡、杜如晦輩皆其門人也。喬等既貴，絕口不道其師，

他何望焉？

戶掾陳仲友，嘗從子兼學，得所謂《捫蝨新話》者，乃能手鈔以示人，弗少靳，且方句有力者鋟木以廣其傳，賢於房、杜遠矣。

僕於子兼，實爲同年生，幸其門弟子之賢，有不亡者存，於是乎喜而書。

戊戌仲秋，携李張諫正卿題於新安文學掾之公廨。叢書集成初編本《捫蝨新話》未附。

跋《盤谷圖》

李 洪

乾道壬辰重陽，余客雲間錢師魏家，觀趙祖文畫《歸來》《盤谷》二大圖，見其位置豐富。

余嘆曰：愿將家子，豈真隱者，特博徒之雄耳。韓退之厄窮于時，文章之游俠也，戲弄翰墨，以鳴其不平，借愿爲喻，豈當與斜川爲偶耶？坐客皆稱善。及考唐史，亦載愿歷方鎮，卒以聲色荒侈敗。退之作文，不見歲月，及閱歐陽棐《集古錄》，則知其貞元中刻石。當是時，退之間關一第，從辟汴徐，自四門博士始得監察御史，時年三十五。論事觸幸臣，爲李實讒，貶山陽令。方其少年，負功名之志，宜乎有激而欲從愿于盤谷也。

是歲除夕前二日，風雪塞門，康道出此軸求跋，因直筆叙余言，綴諸公之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芸庵類稿》卷六。

跋《陳戶曹陰德記》

李 洪

何比干爲汝陰獄決曹掾，活數千人，神嫗告符，天乃錫策，以廣子孫。探懷出策，長九寸，凡九百九十枚，以授比干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策。天之報善而貴陰德如是，豈單見淺聞者可擬議哉？戶曹修德積善在躬，豈望報乎？而貽厥方來之告符，猶以二十大夫爲信，宣亦異矣。

樞學揚其光，敷文濟其美，日華嗣其慶，盛德之後，莫京之祉，于此益顯，異日當知斯言之不妄云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芸庵類稿》卷六。

跋《陶彭澤歸去來圖》

李 洪

陶彭澤可謂善居貧矣。其出處之節，余固不論也。讀其詩，《九日閒居》則曰“塵爵恥空罍”；《怨》詩則曰“夏日長抱饑，寒夜無被眠”；《歲暮》則曰“屢闕清醑至”；《始作鎮軍》則曰“被褐欣自得，屢空常晏如”；《與從弟》則曰“深得固窮節”；《飲酒》則曰“饑寒飽所更”；《有會而作》則曰“老至更長饑”；《詠貧士》則曰“量力守故轍，豈不寒與饑？傾壺絕餘瀝，窺竈不見煙。敝衿不掩肘，藜羹常乏斟”。《歸來》自序曰“家貧，耕植不足自給，幼穉滿室，餽無儲粟”。及其恥一束帶見鄉里小兒，則又有饑凍，雖“切違已交病”之語，是豈有一毫矯飾於其心哉？信吾夫子所謂“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”。

余素貧，蓋深味其旨，未嘗不掩卷長太息也。余豈敢尚友彭澤，然歲儉居貧，備嘗彭澤詩中之趣，因觀康道此軸，附見余所好於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芸庵類稿》卷六。

跋戶曹考課牒

李 洪

考課之法，在唐爲詳，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。國初踵前武，太宗出誠勵京朝官聖語，云：“政惠臨民，奉法除姦，方可書爲勞績。”

先是，給御前印紙歷子書其課，至是別撰誠勵詞，親書連于印紙之前。仍詔審官院錢若水、呂祐之曰：“中有‘奉法除姦’之語，恐不曉者則生事以求功勞，可語之曰：‘除姦之要，在于奉法。’”大哉聖訓，斯所以致我宋有永之祚也！

今觀戶曹陳公雍熙、端拱、淳化中考課三牒，概見當時四方萬里之廣，簿領掾曹之卑，勤身奉法，考課殿最，繩繩乎如唐虞成周之盛。

某既錄副墨藏於家，敬書其後，以歸陳氏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芸庵類稿》卷六。

跋《高端叔詩序》

釋寶曇

詩之道廢久矣，吾何取於斯？雖然，推原人情，摸寫物態，無詩不可。凡吾喜怒憤懣，無聊不平，與夫天地山川煙雲風月星辰霜露之變，蟲魚草木珠璣華實之富，莫不畢見於斯。其間雖工拙不同，而古今取舍亦異。自建安七子涉唐李、杜，至起於吾國，作者數人，其音醇，其氣和，不獨紓憂娛悲，馴致其學，亦可至於道，是亦詩人之遺意。

高君端叔，克苦而務深沉者也。其學粹於《春秋》，又能以其餘發爲律詩。方其思慮營度，若將交臂於造物之域，危坐偃僂，口吻聲鳴益悲。及其既成，光怪殆欲發現。如是累歲，幾三百餘篇。

君年五十，余不知加以數年，其富當如何也，恨無前輩爲之印證。余非學者，聞前輩論詩如此，嘗謂君言矣。君喜而使錄之，以爲《茶甘集後序》。日本元祿十一年刻本《橘洲文集》卷六。

跋育王僧圖二

釋寶曇

黃梅七百高僧與雪峰一千五百善知識，非謂衆數多寡而爲叢林重輕也，蓋指人人皆龍象，而善知識者有以網羅烹煨之。彼如淮陰之善將兵，與吾高祖之善將將，則異矣。譬若百川之水，雲奔電合，方七八月，其怒足以搖乾撼坤，及其東歸，則帖然安流，同一鹹味。無它，此海有以吞之也。海則善知識也，百川其龍象歟！後世則不然，聚鷄道人，百十成群，動輒傲岸一世，不自眎其虛實有無也。

育王叢席有古風味，衲子誠實相向，而拙菴不以法欺世，不以衆驕人，吾將見其於百千衆中牢籠一箇半箇，續佛壽命，以振起吾大慧先師之道。二道人其速還也，吾切有望焉。

古稱黃面衲子，以其寒瘁枯瘠，其中若無人，迫而視之，如深山大澤龍蛇變化不測者也。近世反是，其人則翹楚，其貌則膚腴，如佛世比丘，真若可敬，即之斥鹵也，黃茅白葦也，吾其謂何？

今育王則不然，七百人鎔銖重輕皆吾掌握中過，故其衆無敗群之士，而爲其叢社皆不令而行，亦今世第一關也。圓上人實會中仙陀，入育王門，喫育王鉢，只是未會育王鄉談。在心憤憤，口悻悻，要走江西一遭，歸來定是勘破拙菴老子。

年月日，橘洲寶曇跋。日本元祿十一年刻本《橘洲文集》卷六。

跋雪菴常思惟像

釋寶曇

補陀大士像，唐待詔左全所作也。

唐二宗幸蜀，翰林待詔負絕藝者皆扈從而西，故蜀成都大慈興聖寺有畫佛菩薩神王像，充斥遍滿，如鹿苑、祇園之初集也。

此像在大慈普賢閣之後壁左方，有一佛十菩薩圍繞說法，閣之中又有八大菩薩。像坐高尋丈，兀然如山，率皆左首傾聽，謂之常思惟相，妙絕動人，亦全所作。唐《畫錄》列全爲妙格上品，蜀好事者戶知之。

予頃還鄉，暇日挈諸友訪尋故處，得善工摹寫甚真。久藏笥中，今以奉雪菴老子，爲大士結歲寒香火之盟也。雪菴又欲誌其顛末，敬爲書之。日本元祿十一年刻本《橘洲文集》卷六。

跋《大慧禪師廣錄》後

釋寶曇

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，其道愈盛。吾意謂必數世而後中微，不幸大慧一傳而數子皆早世。火種既滅，遂使空愚貪僞輩奔潰捷出，盜佛法名器，妄言肆行，使臨濟正宗流爲戲論，賺誤學者，墮大暗處，雖慟哭流涕不足以信吾哀也。

大慧之道如中天之日，方崇巖邃谷，煙雲塵霧，阿修羅手，乾闥婆城，此物施行之初，或爲吾蔽虧，而日固自若也。所謂崇巖邃谷，煙雲塵霧，阿修羅手，乾闥婆城，謂之日可乎？方將蕩爲飄風，化爲飛埃，倏忽變滅，雖山河大地相與鼓舞，亦未足以快吾心也。大慧證悟廣大，不在巖頭雪峰下，辨慧駿發，如出南陽大珠間，殺活縱擒，與首山風穴無異。大略如是，學者當自求之。若夫振祖克家，非一言可盡。

嗚呼！先哲凋謝，後生無聞，斯言不忘，庶幾爲有心者。日本元祿十一年刻本《橘洲文集》卷六。

跋《幽詠》

釋寶曇

《幽詠》五言有建安七子風味，而老氣稍不逮也。律詩恨不多見，然亦不出江西季孟間爾。

大鑑死，知既以銘其藏，復跋其詩，謂當時事狀失實，得此詩改正之餘，因大書曰《紹興盡菴實錄》。日

本元祿十一年刻本《橘洲文集》卷六。

跋趙君實知丞家李伯時《二馬圖》

釋寶曇

神駿暇逸，固非凡馬。簡潔端靜，夫豈畫者。平生所聞，龍眠宗工。昔有四駿，今爲六龍。風馳電回，跬步千里。吾不能言，似我君子。春雨苜蓿，天閑寂寥。何時北歸，隨霍票姚。

龍眠之孫爲澹齋趙居士作二駿馬，神閑而志軼，意頗有在。居士以示橘洲，復畀之贊，輒取李君之意爲題其上云。日本元祿十一年刻本《橘洲文集》卷六。

跋靈源與龍門粹和尚書

釋寶曇

靈源人品高甚，一時學者無得親疏之。或勸其少卑之，終莫能屈，故晦堂之道得師而益尊也。謂龍門粹如大父，誠愛之之詞，至死心則有六字之褒，亦無易斯論。及其以怒罵爲爐鞴，烹煨佛祖，使如鉛汞流去，猶不勝誅。龍門則如秦舞陽負燕督亢地圖，有事秦庭，求於易水，生還不可得也。描畫虛空如此，亦非臆說，唯吾先大惠知之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《應真圖》

釋寶曇

深山大澤，龍蛇之所都，虎豹之與，麋鹿之爲，使天鄰人，神鬼左右前後，自童子觀之，亦必以爲有道者矣，況得不死之道，一日四天下而爲師子吼者哉！

或謂滯空之人，佛所麾斥，重爲子所敬，此理云何？予曰不然，大菩薩以悟爲宗，以斷惑爲趣，如王者之師執兵以伐叛，其易知矣。若阿羅漢則從博地凡夫，直斷可煩惱，如徒手伐人之國，豈不甚難？予以媿後世空愚貪僞之輩，無豪髮之長，自謂了證，詬罵先哲，豈不悖哉？

故朴菴畫之於前，而予跋之於後，非爲几席耳目之玩，蓋有深激云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寫《法華經》

釋寶曇

大惠在洋嶼時，四方衲子從之游，皆一世英傑，時太青老子亦在其中也。大惠噫欠風雨，鞭笞龍象，一夏十三人，如錐處囊，皆穎脫而出。余恨不能如毛遂捧盤歃血，招十三人於堂下也。

紹興末，得預千七百衆中。龍蛇混殽，已乏當時之盛，每懷洋嶼師友，心嘗惘然。後二十年，見太青於四明，此恨方雪。太青端靜簡潔者也，機不妄發，發必中的。世方以衆驕人，而師寂寥空山，殆與草木俱殞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有智英者，事師久之，嘗曰：“吾師之心不敢聞，吾師之訓不敢墮。”一旦瀝十指血，書《妙法蓮華》以賈僧伽梨，其志可尚，丐一語爲證。

夫天人所難捨者一身，一身所難忍者苛痛也。子能忍之，置身於吾法中，異時頭目髓腦皆法檀度。行矣，必有聞絃賞音者。

年月日，橘洲書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《羅漢圖》

釋寶曇

阿羅漢即佛世比丘也，而處巖阿石室，譬諸龍蛇虎豹而得深山大池，豈不偉哉！方其學佛時，不本先心而行問道，如楊墨未嘗無聖人也，而孟子闢其偏；鄉原未嘗無中庸也，而孔子惡其似。此比丘得擯於佛之義，亦或近之。雖然，如人不持一兵而能伐叛，是亦豪傑之士也，唯佛一人而能斥之。

傳上人以筆端如幻三摩鉢提，爲宣鑑師幻出十八大比丘像。或謂像非凡案物，余曰不然，余方隱几視之，若將高出其右，是亦佛意也。畫有層巒疊嶂，蒼崖翠壁，如斲如削，如地湧，如天成。怪石古松，猛獸奇鬼，如搏如噬。雲深石邃，水流花發，如府如庫。爐香茶竈，童奴執侍，如起如伏。曲盡古今事物之妙像。有一人側持如意而翹足坐者，一人跨青牛而出山者，二人臨水經行而意若容與者，一人坐觀飛瀑如受暎霧者，二人看狻猊而欲撫摩者，二人觀降龍而起慈心者，一人據石梁、坐寶几、握白拂觀炷香者，一人現月輪相而入禪那者，一人行前如訪入定者，兩人執麈尾若論議者，兩人仰舍利而致敬者，一人撞鐘閱經者，一人持六環錫而伏虎者。總一十八士，錦囊玉軸而襲藏之。

寂照皓首厖眉，曳栗色伽梨，時出此畫。余嘗於十八士外以真阿羅漢目之。寂照爲大醫王，有起死之術。今十八人在吾掌握中，其病皆衆醫拱手，不知寂照何以起之。

年月日，橘洲寶曇跋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《南堂語錄》

釋寶曇

伏讀《南堂語》，至與圓悟師翁相見處，如人家父子兄弟談笑傾瀉，初無許事。又喜二老莫年相從也，如在祖峰無異，骨節毛竅無着懽喜處。一人灼艾，一人有攙先筋斗之語。同時爲古人，不覺淚墮如雨，平生未有如此傷心也，賴有靈拄牆壁爲我證明。

嗚呼，佛祖命根，一涕之所繫也！讀者識之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淵明《歸去來》

釋寶曇

晉無文章，惟淵明《歸去來》一篇而已。余嘗誦其詞，讀其詩，知其賦以田園丘壑、琴書親戚之爲樂，曾不一語以及當世盛衰與黃老虛無淡泊之論及吾身用不用之歎，是誠有道者也。一篇之旨，惟倦飛之翼，無

心之雲盡之。

次山親在堂，念歸之心無以自見，遂圖《歸去來辭》於一榻之上，庶幾夢想以之。次山端人造物，當肆其歸，若淵明之心，開北窗以求之不遠也。

張君爲書其辭於上竹院，輒題其末云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李僉判《觀音五藏》

釋寶曇

人生一夢耳。吾方夢游兜率，睹莊簡公人品英特，真夢中天人。

聞公初夢古滕時，僉判提舉君正墮夢境，二季方學夢也。以夢綺繡作夢佛事，扣夢示現自在法門。後四十三年視之，真一夢也。獨一李磐菴在，得非夢乎？異時夢爲疾風，爲迅雷，爲蛟爲鰐，爲魑魅者，其夢果安在？公再夢踰海，僉判君夢入儋崖，侍公幾年，一夢竟不返，猶可哀也。

僉判夢以文章驚世，斯文殆早歲以卓絕如此，不知假以數年之夢當如之何。古人夢中說六波羅密，與此同夢。若夫佛夢金鼓，高宗夢傳說，孔子夢奠兩楹，吾莊簡公正在此夢中。

後報慈菴寶陀道人再嚴像事，得此文於像腹中，以示磐菴。磐菴涕淚，復作夢語以贊大士，無媿伯氏之文。即以此文藏於家，屬余說夢以告君。君以下世世寶此，其猶昨夢云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題光孝蠲賦賜田碑陰

釋寶曇

崇寧中，有詔天下郡國創崇寧萬壽禪寺，仍賜田十頃。政和改曰“天寧萬壽”，爲天子萬年也。

紹興口，太上皇帝特賜睿旨，即“天寧萬壽”改賜“報恩光孝”，用嚴永祐神游，昭聖孝也。屬四方多事，賜田蠲賦如故，間遇郡可否而固自若也。

隆興改元，皇帝即位之三載，命今少保、滎陽郡王爲沿海制置使守明州，政清訟平，盡免賜田之賦。淳熙皇子魏王開府亦如之。後五年，滎陽冢嗣今制帥殿撰來鎮是邦。蒞政之初，問法有無，首與蠲放。於虜，後先可以觀政也！

政有本末，有小大，唯學者能盡知之。古之人學古入官，學所以爲政也。政關天地，繫社稷，董生靈之命而休息之。山川鬼神，草木禽獸，莫不賓服。故政所以爲道也。道即周公、魯公父子相與受者，至漢蕭曹之治，齊民有清淨之歌，亦或近之。今殿撰以寬厚致廣平，得滎陽之體，而行吾之志，將見其報政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。

某敬以三牒刻諸琬琰，永爲山中無盡藏云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跋《王太鑑塔銘》

釋寶曇

某頃在江南時，聞太鑑老且病，病且蹢躅矣，心實哀之。既又聞其死，死者如草木速腐之道也，安得永

長存，復重哀之。後數年見其子惠慈於千丈巖，忽忽哭之，未暇問其它也。今年冬過古涪道院，始獲見斯銘。

嗚呼，太鑑其復生乎！初以圓悟、密印摩頂於前時，末則少陵、淵明交臂於歲晚，此《春秋》之法，嚴如日霜，可畏也。回視子厚大鑑諸師之碑^{〔一〕}，不無月影春容可喜之態，請從道院刻諸石，以示徐君掛劍之義，以爲斯文不朽之傳云^{〔二〕}。禪門逸書初編本《橘洲文集》卷七。

〔一〕諸：原作“詣”，據文意徑改。

〔二〕斯：原作“期”，據文意徑改。

《東海若》後跋

釋寶曇

淨土之旨，無善惡，無取舍，無靜亂，無男女，一念真正，決定往生。或者置疑於其間，先佛豈不能也？柳子厚《東海若》，是亦子莊子亡羊之詞，吾能自信不疑，何慮淨土之不生也？爲普照書此，爲來者勸。

紹熙五年三月望，橘洲老衲寶曇敬書。《續藏經》第二編第一二套第五冊《樂邦文類》卷三。

御製《很石銘》跋書後

趙 雄

上纘祚之十九年，政成德孚，方內阜安，萬物得宜，允臻於泰和。迺三月辛未，召臣雄、臣淮、臣良臣人侍閒燕，從容言天下事甚衆，極論古帝王學問有精有粗，而治忽分焉，最後及唐文章。因舉皇甫湜《很石銘》，謂石有至戒，而秦弗克省，乃更被以醜名，惟茲沈冤，歷世未洒。於是出聖製跋湜語以賜臣等。睿識高遠，宸畫炳麗。

臣等不足以辱賜，謹拜手稽首言曰：陛下紹集大統，夙宵軫恤，不忘中原。茲石至微，猶復慨然興念思爲，澡滌振拔，矧遺黎故老，久淪塗炭者乎！且驪山之役，秦君臣曾弗聞危懼之言，茲石獨屹然中立，若示大警。寥寥天壤間，亡秦之很與石不磨，而湜也有銘，亦罔克載石，意石之不遇千四百年於此矣。陛下超神悟於有物之先，雪幽憤於無傳之後，石之神靈乃今始克用顯。異日掃清關輔，出茲石於腥血膏火中，時巡方岳而幸過之，大書石上，以詔示無極，則勒銘砥柱、刊頌浯溪，不足儷已。此中原父老所以引領南望，日日以冀於仁聖者，臣等尚幸見之。清道光振綺堂刊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。

書《壽皇聖帝聖政序》後

留 正

臣正言：臣聞前聖之德業，莫盛於堯舜；後聖之作述，莫盛於孔子。然二者相須，而不能以同時。

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，功成於協帝，臨御二十有八年，仁恩塞穹壤，威聞愴蠻貊，潤色中興之烈，而增光揖遜之美。薄海外內，萬口同辭，以爲自舜以來，一人而已。陛下奉若慈訓，克昌丕緒，見之行

事，緝熙光明。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，布在方冊，昭示無極，爰命史臣，哀輯聖政，鋪張表出，作宋一經。於是書成來上，親灑宸翰，攄發睿藻，冠之篇端。日星有爛，著於天文，而太極之妙，自然陳露。縉紳鉛槧之流，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。

臣竊惟有虞之書，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。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，斷爲《書》首，序之百篇之上，然後暴著於萬世。由此觀之，虞舜雖極治矣，嘗久晦而後彰；孔子能祖述矣，蓋追誦而不相及。未有父子兩朝，聖以繼聖，立德立言，自相發揮，皇乎懿哉，如今日之盛者也！

抑臣次舜之事，以底豫爲孝，遭人倫之變也；以子賢爲公，因天命之改也。惟我壽皇之事高廟，備極五福，彌歷三紀，雍雍穆穆，罔無間言，曾未倦勤，脫屣萬乘，授之主鬯。神人燕寧，累聖一家，世世同德，父子之間，視舜有光。陛下之序此書，尤足以垂百王之範，補六藝之闕矣。

臣以非材，待罪宰事，適董攸司，與訖不朽。而藏之禁嚴，未寫琬琰，無以對揚宏休，臣實甚懼。用是百拜稽首，昧死請以賜本，大書深刻，以幸來世。而又百拜稽首，髣髴大旨，敬書於序之下方。清道光振綺堂刊本《咸淳臨安志》卷七。

玉巖題石

留正

通天巖屋數椽，以居浮屠氏。余一再至，坐敗壁下，障蔽無所見，迺據軒豁，結屋四楹。排闥深幽，怪石林立，如瑯琊道中。因見昔人嘗題隱者有“玉巖”之號，亦扁之以舊號焉。

夫士有跡市朝而心丘園之素，身軒冕而襲荷芰之製。遇主時行，薄利祿而厚節義，扞社稷而死封疆，玉成厥終，鮮弗繇始。不然，竊吹草堂，是毀櫝中耳。余懼昧者謂尚隱遯而忘斯世也，故書而記之石，亦以自警云。

嘉定丁丑良月三日，雲麓留正敬書，併刻以詩曰：“我來卜築枕山厓，月曉崖空覓斷碑，漫榜玉巖祛世埽，儘饒金谷有人知。”清同治十一年刻本《贛縣志》卷五〇。

石經跋

宇文紹奕

制置、給事、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，推六經精微，寓諸日用，至於屋壁所藏，殘篇斷刻，收拾無遺。常歎石經隸書最古，旁搜博訪，合諸家所藏，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，以楷書釋之，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，並鐫諸石，永貽不朽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蜀中廣記》卷九一。

題《五老圖》

何異

元豐間，耆英之會自富公而下十三人，鄭奂繪像堂中，爲洛陽盛事。然富公享年八十，是時已七十九也；惟文潞公，如是者十五年而後即世；至司馬溫公，則以晚進與會，蓋不及七十矣。遐壽清福，其難如此。

今《睢陽五老圖》，畢公爲最高年。至和中，錢翰林爲之序，四老皆無恙，而畢獨書“故衛尉河東畢卿”，則於時又爲前輩行。洛陽風俗，以齒不以官。考錢翰林之叙次，不能無議云。

丁巳三月中澣，臨川何異書于明清堂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趙氏鐵網珊瑚》卷一三。

刊定武古本《蘭亭帖》題記

李 洪

山陰以蘭亭重，蘭亭以《楔帖》重。蘭亭故迹雖存，而《楔帖》獨無善本，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。

廣平李洪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蘭亭考》卷七。

刊孝宗手札題記

李 洪

臣先及昨以司農少卿董饗淮右，屬時北兵侵軼，邊圉繹騷，孝宗皇帝欲考金穀出納與夫兵興以來添支數目，蓋嘗親灑宸翰，俾速奏聞。臣不肖不才，猥忝先職，復值江淮俶擾，供億夥繁，懷涉淵冰，懼弗克紹。仰觀昭回之光，竊以謂參稽收支，此特有司之事，聖慮宏遠，雲章下垂，非惟責任臣工者爲不輕，而規恢中興，端足以詔萬世矣。用取刊諸琬琰，併侈疇昔之榮遇云。

嘉定元年三月望日，朝議大夫、太府少卿、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、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、兼提領措置屯田、曲周縣開國男、食邑三百戶、借紫臣李洪拜手稽首謹書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景定建康志》卷四。

定本《蘭亭叙》跋

唐 季度

定本《蘭亭叙》如世奇寶，不惟難得亦難辨。此蓋故家所藏，米、徐二公好古博雅，與之不疑，僕因而識焉，幸矣。

淳熙辛丑閏月晦日，唐季度題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蘭亭續考》卷一。

題《荀子》

錢 佃

右，荀卿子書，楊倞注，凡三十二篇，爲二十卷，并劉向篇目。舊嘗患此書無善本，求之國子監，亦未嘗版行。此集諸家所藏，得二浙、西蜀本凡四，增寡同異，莫適取正。末乃於廬陵學官藏書中，得元豐國子監者，遂取以爲據，然猶有謬誤。用諸本參校，凡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。其有疑而未決者，并世俗所習熟而未定，如“青出於藍而青於藍”者；監本所出而文義或非，如“美善相樂”者，皆不敢沒其實，著之卷末，又一百二十有六條。雖未敢以爲盡善，然耳目所及，此已特爲精好。謹刻之江西計臺，俾學者得以攷訂而誦習焉。

淳熙八年六月丙午，吳郡錢佃謹識。陔華館稿本《虞邑遺文錄》補卷二。

題 聖 泉

顧清臻

予有府郭居人沈彥榮，睹焉新建銅像觀音寶殿，未有聖泉，遂發信心，命工穿鑿于井，致於三丈七尺不能見土，俄然水現。寺衆想之，此是觀音妙力賜其泉矣。凡衆生得飲中水者，恭願身氣清涼，無諸熱惱，心悟真常，頓明般若。

時大宋乾道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畢工。平江府光福寺幹造觀音殿僧智瓊立于井內。當寺行者顧清臻恭書。民國《江蘇通志稿·金石》卷一二。

御 筆 跋

趙善括

某年月日，皇帝御筆賜臣某。

臣某等竊謂堯浸稽天，湯焦烈石，當是之時，人無飢色，下無怨咨者，無它術焉，考之典謨，不過乎憂民深，慮患遠，備先具而已。

恭惟陛下堯道日行，湯聖日躋，御天繼統，垂二十年，三光全而寒暑平，五穀熟而草木茂，駸駸然入于泰和之世矣。邇者諸郡雨暘或不時，上貽聖憂，宵旰焦勞，發倉廩，蠲租稅，惟日不足。又乃親灑宸翰，俾臣等戒諭民間，廣布二麥，可謂憂深慮遠，備先事以爲具。雖堯、湯之心，殆不過此。顧臣等庸頓，何足以蒙之！

然職在撫摩，敢不仰體德意，遍曉民編，有地必耕，無田不治，庶幾有以稱陛下惠愛元元之意。王言大哉，上當天心，一臘三白，已惕喜應，兩歧之詠，同穎之篇，願繼此以爲獻。謹拜手稽首，刻于金石，將使寰海之民，知聖帝明王之用心如此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應齋雜著》卷四。

跋昭陵諸朝相與袁中丞帖

趙善括

汗青所載建儲之議，始于先正司馬公倅青州之日。今觀魏公帖，乃知盡出于袁公父子。炯炯勳績，垂亘千古，宜我宋共用無疆之休。十利三害，惜乎未之見也。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應齋雜著》卷四。

跋袁中丞與韓魏公唱酬《芍藥詩》

趙善括

生予之先，窮達相許以氣誼，故無言不酬；生予之時，窮達相視以勢利，故惟炎是趨。子不知生予之後者，風俗又將何如也，噫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《應齋雜著》卷四。